

翻身路上

(独幕话剧)



4.7

四川人民出版社

3284.7
10
3

翻身路上

(独幕话剧)

刘庆来 编剧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成都

A440819

时 间 初冬

地 点 大沙沟生产队

人 物

张志江——男，三十岁，生产队长。

李凤兰——女，十九岁，会计。

马宝贵——男，五十岁，副队长。

二 斗——男，二十三岁，社员。

韩老四——男，五十岁，富裕中农。

小 杨——男，二十五岁，区供销社工作人员。

〔大幕启。大沙沟生产队办公室。正面墙上贴有毛主席像和标语、宣传画。门边栽着一笼翠竹。

〔《大寨人心向红太阳》的歌曲正在播送。

〔李凤兰正在结账，一会儿打算盘，一会儿记账，跟着广播哼唱。

李凤兰 “我站在虎头山上哎，迎着朝阳放声歌唱……”
共是九十元八角三。……再算一遍……“红太阳光
辉照大寨”……九十元八毛三，没错！……“我站
……”（结完账，刚拿起未编完的挑筐）

〔张志江扛着锄头，背着草帽，挎着电筒上。

张志江 凤兰！

李凤兰 志江，看你这身上的泥，准是又上烂泥潭去了。

张志江 顺便再摸摸情况。要整治烂泥潭，心里得有一本账，不然，这个仗怎么打心里没数。

李凤兰 那也不用天不亮就去，黑灯瞎火的，掉进潭里怎么办？

张志江 看你说的，从小我就在烂泥潭边转，就是闭着眼睛摸也错不了。

李凤兰 那明天就可以开始干了？

张志江 （略有所思）你看见宝贵叔了吗？

李凤兰 你怎么忘了，宝贵叔要开五天会，今天不才第四天吗。

张志江 刚才我从烂泥潭回来，碰上二队去开会的孙大伯，他说会提前散了，可能他还在后面呢！

李凤兰 （玩笑地）哼，怕是气还没消。

张志江 你还说呢，凤兰，那次你和宝贵叔吵架，态度可有点不大好。

李凤兰 谁叫他丢下治山治水不管，坚持出去跑运输，包工盖房。大家都同意整治烂泥潭，就他反对，说什么也不听，他这个副队长就是这么当的？

张志江 有意见可以好好提，但不能吵架。咱们干部不团结，怎么领着大家干。不过，宝贵叔的思想问题倒是值得注意。这几天我专门摸了一下，他的思想还

有一定的代表性，象韩老四这样些富裕中农就到处吹冷风。

李凤兰 韩老四是没捞着出去赚大钱，搞外快，心里不舒坦。

张志江 所以说，这场翻身仗怎么个打法，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当干部的必须先统一认识，还要发动群众辩论清楚。对于韩老四这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也要进行批判。这样，才能保证咱们这个翻身仗取得胜利。

李凤兰 （钦佩地）你看，我就没想到这些。

张志江 应该想到，要不然，资本主义倾向就会迷住我们的眼睛，把我们这个翻身仗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李凤兰 那等宝贵叔回来，我们先开个干部会。

张志江 应该开。另外，有人反映，韩老四的老表来咱们这卖牛，昨天又把韩老四叫到茶馆里嘀咕了半天。他那个老表过去是个牛贩子，现在听说表现也不好，昨天我已把情况反映给公社，等老四回来，再找他摸摸情况。

李凤兰 哼，他们贴在一起，准没好事。

张志江 （从怀里掏出几张纸条）凤兰，把这几个数字给加一加。啊！也把我编的加上，三十二挑。

李凤兰 你又走到全队前面了。（接纸条，发现张志江的手臂上有血）你手怎么啦？

张志江 没啥，你快打吧！

李凤兰 我看看你的手。

张志江 （伸手）没啥，让老鹰嘴的石头咬了一口，破了点皮。

李凤兰 什么！——昨晚上你上了老鹰嘴？

张志江 没想到入冬了还有这么一场大雨，要是老鹰嘴的堤出了问题，山水下来，那整治烂泥潭就要增加不少困难。

李凤兰 （感动地）昨晚那么大的雨，山高路陡……（从药箱里找出一块纱布为志江包扎）

张志江 看你，碰破点皮算啥！再说，要想翻身，就要舍得流汗。人家大寨能有今天，还不知流了多少血和汗。说实在的，只要能改变我们山区的面貌，再苦再累，这心里也高兴啊！

李凤兰 （激动地）我也是这么想的。

张志江 应该这么想。快打吧。

李凤兰 七上二去五进——……九去一进一……

张志江 多少？

李凤兰 连原来编的八百四十挑，一共是一千一百挑，已经超过原订计划啦，志江，我看今天就可以提前动工啦。

张志江 （思索地）要是照这个速度，三天还能再翻它一番。

李凤兰 我们用得了那么些挑筐？

张志江 光整治烂泥潭，这么些挑筐也差不多了；不过，刚才听孙大伯说，这次区里布置冬修水利，大队、公社、全区的水利工程都联成一片。这样，全区几百个生产队都要动工。我在想，咱们整治烂泥潭还按原计划不动，抓紧这两天集中力量再多准备点挑筐。

李凤兰 那我们就把兴修水利和整治烂泥潭结合起来干。再多准备点挑筐也好，免得接不上气，影响施工。

张志江 看你，光一个心眼看着我们那烂泥潭了。我听孙大伯说，兴修水利的事一传开，挑筐筐子先紧张，供销社连存货都搬光了。我是想，多编点挑筐支援兄弟队。

李凤兰 我同意！

张志江 好吧！我去看看竹子还有多少，要是不够，今天就得组织人上山。我走了。（下）

〔凤兰坐在小凳上编挑筐。〕

〔二斗急上。〕

二斗 凤兰！

李凤兰 看你那大嗓门，吓我一跳。

二斗 没蹦就行，你胆子也太大了。

李凤兰 多少？

二斗 啊？哦，六十。

李凤兰 说正经的。

二 斗 就五十也行。

李凤兰 一会六十，一会五十，到底多少？

二 斗 五十。

李凤兰 五十！昨天你不是才报十三挑吗？

二 斗 唉，看你扯到哪里去了，我说的是钱。

李凤兰 领钱你找队长批条子，你先报编挑斃的数字。

二 斗 不多不少，刚刚十五挑。

李凤兰 看你，还不如个红领巾编的多。

二 斗 好好好，我编就是了。我说，志江呢？

李凤兰 刚出去。

二 斗 我找他去。

李凤兰 别忙。你领钱干什么？

二 斗 昨晚刮大风，把牛棚吹斜了半拉。

李凤兰 那修一修不就得了，领钱干什么？

二 斗 说得倒容易，你不见那草房早就该翻盖了。趁这次修牛棚，买点新草盖盖。咱们如今就指望着这两条牛了，再有个三长两短，咱们就别过了。

李凤兰 要多少？

二 斗 刚才不是说了，五十块。

李凤兰 五十块！看把你撑着，修个牛棚要得了多少草。

二 斗 唉，当初要知道你是这么个德性，说什么我也不投你那一票，找你这要点钱，简直比上天还难。

李凤兰 由着你要，你就满意了。

- 二 斗 说钱你就心痛。去年留草料的时候，我就说不够，宝贵叔也说趁刚收下草那功夫价钱便宜，买点划算，可志江偏偏不干，硬把钱统统还了贷款。
- 李凤兰 你还有理呢。你当我不知道，你那牛棚子里，掉在地下的比料槽子里的还多。象你这个干法，再多的草也不够你折腾。
- 二 斗 这是谁造谣破坏我的威信。
- 李凤兰 你敢说不是？
- 二 斗 那是哪年的黄历了。你现在到牛棚去看看，地上有一点渣渣，我舌头舔着吃了。
- 李凤兰 甭看我也知道，那是志江住到你那牛棚里以后才变样的，别都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
- 二 斗 好好好，我不和你扯了，我找志江去。
- 李凤兰 你就找到他，队里也没钱。（翻账本给二斗看）你自己看看，有没有钱。你想想，买牛，还贷款，置办点农具，咱们队那点收入还不就光了。
- 二 斗 那怎么办，这可是个急事。
- 李凤兰 再想想别的办法。
- 二 斗 没钱有什么办法，反正，牛棚倒了要钱修，料草少了要钱买。我找他去，看他咋说！（下）
- 李凤兰 （急）二斗，你听我说，二斗。（追下）
〔马宝贵上，韩老四跟上。〕
- 韩老四 老远看着就象你，果然是你回来了。

马宝贵 是呀，怎么，没出工？

韩老四 今天身上有点不舒服。来，抽支烟。

马宝贵 （摸出烟袋）我抽这个行。

韩老四 换换口味嘛。这还是我那老表送的，带金纸的大前门，可来劲了。来，点上。宝贵叔，昨天我和你说的那个事，你还是再考虑考虑。

马宝贵 供销社既然去调牛，那就是有把握。

韩老四 看看，你还做梦呢！前些日子我到山区调洋芋种回来，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年别说往外调耕牛，山区自己都紧张，那是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再说，就是调了来，能不能摊到咱们头上，那也难说。

马宝贵 要是这次牛给黄了，那才要命了呢。

韩老四 所以，我才这么着急。他宝贵叔，我韩老四过去是有些毛病，可是通过学习，我可是处处为集体着想啊！昨天你一说不要，好些买主都争着要，我是好说歹说，这才给压下去了。我那老表说，看在亲戚份上，再等一天。他还要赶着回去。

马宝贵 就是要买，那价钱也太高了。

韩老四 要说嘛，比起往年这价钱是稍微高了点，可是眼下牛缺得厉害，这价钱也不能算贵。听老表说，还有出大价钱的呢！他是听说咱们队穷，又看在亲戚份上，才要那么点，算是让我们呢！

马宝贵 还是太贵了。

韩老四 （急）要我说，这便宜没好货，好货没便宜。那牛可是千里挑一的上等牛。要是说定了，还可以和他商量，兴许还能让点。

马宝贵 话是那么说，可眼下哪有那么多钱。

韩老四 你昨天不是说要卖挑篾吗，听说队上已经编了不少啦。

马宝贵 想是想过，可是这事还没和志江商量，不知他同意不同意，再说，千儿八百副挑篾也落不下几个钱。

韩老四 是嘛，卖给供销社是弄不下几个钱，宝贵叔，你光知道卖挑篾，你还不知道现在的行市。昨天我专门上自由市场转了转，一副挑篾都卖到这个价了！（用手比）

马宝贵 咱们怎么能按自由市场的高价卖。

韩老四 唉！这怎么是卖高价。竹子是自己砍的，挑篾是自己编的，高价低价我们可以自己掌握，就是少个一毛两毛的，那也比卖给供销社强多啦。

马宝贵 倒也是个理。

韩老四 这个理呀，说到哪也理直气壮。宝贵叔，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我看，再把编挑篾的工分多加点，刺激刺激社员积极性，突击个几天，别说一条牛，两条牛钱也落下了。

马宝贵 你可是真会打算盘。

韩老四 我可是为咱集体拨拉算盘珠子啊！宝贵叔，说一千，道一万，这买牛的事……

马宝贵 好吧，我马上找志江研究一下。

韩老四 唉，志江这个人光知道卖死劲，穷折腾，当初要听你宝贵叔的话，出去跑跑运输，包工盖房，现在怕早就落下一条牛钱了。

马宝贵 有意见当面提，不要犯自由主义。

韩老四 那是。我是说，对志江也得多做做工作……好，我等你回话，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那我走了。

马宝贵 哎，你的烟。

韩老四 没剩几根，你就抽了吧。

马宝贵 别大方了。（把烟扔给他）

韩老四 （解嘲地）你看……（下）

〔李凤兰上。〕

李凤兰 （热情地）宝贵叔，散会了？

马宝贵 散了。凤兰，志江呢？

李凤兰 刚出去一会。要不我给你找去？

马宝贵 一会我自己去找。（见凤兰编挑筐）怎么，还在编哪？编多少啦？

李凤兰 都超过一千挑啦！

马宝贵 啊，一千挑！这么快！那不是够了吗？

李凤兰 志江说，现在冬修水利，多编点挑筐支援兄弟生产

队。他还说，这个事就等你回来商量呢！

马宝贵 （少顷）啊哈！这回咱们可想到一块了。

李凤兰 宝贵叔，你同意？

马宝贵 我双手赞成！以前咱们正副队长，好些事都想不到一块去，刚才我还怕他又要打麻烦，没想到他倒走到我的前面去了。凤兰，你别看志江平时爱钻个牛角尖，到节骨眼上还有股子灵活劲；就拿这次编挑筐的事，办得就不错，有眼光，有见识。照这样干下去，我不是吹，那一年翻身的计划就能提前半年。

李凤兰 （兴奋）看你高兴的。

〔二斗匆匆跑上。〕

二斗 宝贵叔，你回来啦，正好！

马宝贵 又是什么事。

二斗 （看凤兰一眼）支点钱。

马宝贵 你找志江。

二斗 算了，我把全队跑遍，也没有见他的人影。你就给解决吧。

马宝贵 支钱干什么？

二斗 牛棚要倒，料草要买。

马宝贵 说吧，到底要多少草，你细算算，一次买够，免得以后又吵吵。

二斗 少了三千斤不行。

马宝贵 三千斤！

二斗 啊，我是把要买的那条牛的口粮也算上了。

马宝贵 你趁早别操心那个事了，我听人说，今年山区自己的耕牛都紧张，供销社怕也没有办法调来了。

李凤兰 唉呀，买不回来牛，那可影响咱们打翻身仗了。

马宝贵 那可不是。（省悟）我看，多买点草也好，先准备下。

二斗 那就支……五……六十块。

李凤兰 六十块！你可真敢开口。

二斗 你呀，就别操这个心了，队长开了口，你就管盖章，我上财务那里拿钱。

李凤兰 队上没钱，刚才我不是把账都拿给你看了。

二斗 那怎么办？

马宝贵 （笑）二斗，你去套车吧，钱没问题。

二斗 有钱！（对凤兰）你还骗人哪。

李凤兰 （急）宝贵叔，真没有钱。

马宝贵 （拿起挑篋）这是什么？

二斗 挑篋啊！

马宝贵 这是钱。

二斗 你是说把编的挑篋拿去卖？

李凤兰 卖挑篋！

马宝贵 对！听我说，这次区里开会，领导上决定冬修水利，全区统一规划，一起动工。这一动员不要紧。

挑篋筐子先紧张，没等散会，供销社的存货就搬得一千二净。昨天我特地到供销社去看了看，好家伙，连扁担绳子都光了。我还听人说，自由市场上—担挑篋都卖到这个价了！（用手比）

二 斗 八毛，能卖那么大价！那咱们一千挑，少说也能卖八百块呀！

李凤兰 哼，你这是什么意思！

二 斗 （窘）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马宝贵 要说八毛也是太高了。咱们可不能按自由市场的高价卖，不过一挑就是少卖个两毛三毛的，这一千挑也是个大收入啊！

李凤兰 支援别人一点我同意，拿出去卖高价我不赞成，再说要是把挑篋都拿去卖了，还要不要整治烂泥潭？

马宝贵 要，当然要。卖了这些咱们还可以编。刚才你不是说，志江也主张支援点给人家吗？

李凤兰 志江不是这个意思。

马宝贵 他还能是什么意思，我保证没错。

二 斗 （来劲地）太好了，凤兰，我保证超额完成计划数字，三天之内，拿下五十挑。

马宝贵 好，要是能把全队都动员起来，突击个三五天……

李凤兰 我不同意。咱们不能光顾眼前缺点钱，就把方向、路线丢了；再说，整治烂泥潭是全体社员的决定，不能说变就变。

二斗 怎么不能变，我就同意变，这就叫灵活性。

李凤兰 灵活性就能把原则不要了？我找志江去！（跑下）

二斗 哼，才当几天会计，这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马宝贵 算了算了，你快去套车吧，上马沟去拉草。昨天我在供销社碰见他们队长，他听说我们缺料草，满口答应给我们一点，还说要给我们送来。

二斗 那行，我这就去，钱呢？

马宝贵 没问题。他们正为挑篦的事发愁，咱们卖点挑篦给他们不就结了。我原来怕志江不同意，这话也没敢给人家提，现在连志江也打了这个主意，你就只管去拉吧。

二斗 嘿！这下可什么都解决了。（欲下）

马宝贵 回来！（小声地）别扯旗放炮的。听说供销社正在收购挑篦，三毛一挑，咱们虽然不卖高价，可按国家的收购价又太吃亏了，就按五毛卖给兄弟队，这一千挑也能多卖好几百块！懂了吗？就这样给他们说。

二斗 是，保证没错！

〔马宝贵拿过算盘算账。〕

马宝贵 三天，就算一千。不不，一动员下来，一千五百挑没问题。那就是五五二五，七百五十块，再加上这一千一百挑，五去五进一，五去五进一，一千三百块！嘿！这可没想到。那还贷款、买化肥、买牛都

够了。（愈发得意）干脆多突击几天，凑上二千块，那就……

〔小杨汗流满面上。〕

小 杨 大叔，这是大沙沟生产队吗？

马宝贵 是啊，同志，你找谁？

小 杨 给你们捎草来了。这往哪卸车呀。

马宝贵 嘿呀！还真送来了哇，谢谢你呀。我正说找人去拉呢。

小 杨 别客气，草卸哪呀？

马宝贵 快喝点水歇歇，大老远给咱们送来，还能让你卸车。我找人去。（欲下，又回）对了，同志，你们的挑筐问题还没有解决？

小 杨 怎么，你们知道了？

马宝贵 昨天在供销社，缺挑筐的事你们领导和我说了，当时也不知道家里到底编了多少，没敢开口，要是你们还要，咱们多少也支援点。

小 杨 那太好了，你是……

马宝贵 我是本队的副队长，这个事我做得了主。（拿起一个编好的挑筐）你看看这货样行不行？

小 杨 好！太好了！质量是没说的。

马宝贵 （得意地）要说这些挑筐，当初也不是为了卖的，去年咱们闹了点灾，队上决定奋战一年，打个翻身仗，这都是为了治山治水准备下的，但考虑到兄弟